

责任、理性和浪漫

张 炜

经过了十五年的辛苦准备，第一届世界公民大会于2001年12月2日，终于在法国北部的工业城市里尔开幕了。

里尔是法国北部一个历史悠久的工业城市。这个地点的选择极具象征意义。大会开幕式上，主持人特别指出：这次大会的会址（国际会展中心），离当年《国际歌》响起的地方大约只有一百米。可见这个会议地点的选择绝不是一种巧合。在法国许多人的心目中，《国际歌》不仅仅是一曲砸毁旧世界旧秩序的号角，更是一支人之歌，是人的尊严之歌，生存之歌。这支歌号召人们马上动手去争取一个美好的明天，丢掉幻想，并且从即刻起就开始反抗。

与会者来自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共四百多名。会议组织者的理念是：与会者来到了里尔，也就成为“世界公民”，不论是总理还是部长，是市长还是农民，是联合国特使还是将军，是艺术家还是欧盟发起人，是白人还是黑人，此时都是同一个身份同一个面孔：世界公民。大家具有平等的发言机会，面对的是一个共同的责任。

12月2日下午3时，宽敞的里尔国际会展中心会议厅里座无虚席，在一阵阵热烈灼人的非洲鼓声中，四百名身着本民族服装的与会者开始入场。每个国家和地区的队伍前面都有一个裙装少女，她手举木牌一路引导，很像奥运会入场式。在全场人群的欢呼声中，在密如骤雨的鼓点声中，与会者不由自主地举起了双手，向着全场挥动不已。

台上的大背景是一宽大银幕，它由三个大画面组成：中间一个是会场的动态映象，两边分别是会标和主题辞。中国女律师发言的时候，字母打出的主题辞是：“公民是庄严的”，“尊重和超越是全人类的现实任务”，“我们期待产生一个普遍的、前瞻的《人类责任宪章》”。台上摆了三组圆桌，偏向最右一侧的是司仪台。斑斓的光饰

与绚丽的背景交相辉映，给人一种梦幻感。其实整个会议就是一种梦想。坐在台上圆桌周边的三组发言人，此刻很像童话中的角色。然而它的热烈与庄严，肃穆与梦幻，却是得到了完美的结合。这样的场景与情致，确是一般的大型国际政府间集会所罕见的。

会议一开始就向大会逐一介绍与会者：从非洲开始，国别，职业，角色与业绩；随着介绍，该与会者的巨大头像就映在了中间的大银幕上——就这样一一介绍下去。这不禁使我心生疑惑：四百多个人呢，就一直这样数叨下去？这要占去开幕式的多少时间，难道有必要吗？是的，人家就有这样的一份耐心，如此不厌其详，一一介绍。这正是突出世界公民的主体性；而象征仪式的庄严，正寄托着未来世界社会对公民直接参与治理的期待和渴望。

开幕式上，各洲都有一二位与会者登台，即席发表激情演讲。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几位欧洲老人的发言，他们这会儿既是白发苍苍的智者，又是天真烂漫的孩童。他们的发言，激荡着精美的文辞，真挚的情怀，强烈的责任感，永不褪色的浪漫主义。他们对今天的世界充满了不安，对全球范围内的公民行动寄托了深长的期待。

在发言的间隙，还穿插了一位非洲歌手的吉他弹唱，“有一天他来到集市上，到处是背着箩筐的孩子，他们越过了边境线，来到集市上。边境线也在人心中，尊严、自由和神圣，反抗腐朽、暴力、邪恶一方。生命绝非无意义，如同小鸟在歌唱……”一时间，全场都在一种野性粗犷的歌喉中深思和陶醉，大家不时回以阵阵热烈掌声。非洲歌手的弹唱之后是法国前总理的讲话，尔后又又是欧盟创始人……当会议进入后半时，一位年逾花甲的里尔歌手又登台演唱了一首家喻户晓的当地民歌，“小康康”，这马上引起了全场的共鸣。许多人与之迎合，击节连连。此时已是太阳落山，夜幕四合，而会议大厅里依然灯火通明，群情激越，心潮逐浪。

整个会议将历时八天，这期间要有许多次不同的分组讨论，如按职业类别分组，按语种分组，按主题分组，按地区分组等；最后一天是大会的总结和报告；尔后就是闭幕式。会议期间将穿插多次晚会和表演，还有特别主题的小型报告会和讨论会等。

说第一次世界公民大会是一个伟大的梦想,是指它的浪漫与雄心、胆略与气魄。在长达十五年的准备工作中,联盟行动者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范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与探索,并以跨学科、跨领域工作组和基金资助运作的形式,先后在二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联系,展开了广泛的各国的民间合作。马耶基金会共有七项主要工作项目,其中包括发展“农民农业”,“社会与现代化”,“地球未来”,“跨文化交流”,“反对社会排斥”,“国家与社会”,“建设和平”。十五年来,由“地球未来”组负责展开的联盟运动围绕以下主题展开:一,价值体系及其演进;二,科学技术的重新定向;三,尊重他者与生物圈的新型生活方式;四,充实而公平的交换;五,领土整治管理;六,为协力、尽责、多元世界服务的公共机构与政策;七,世界社会的管理;八,人类与生物圈之间关系的管理;九,进行变革运动的条件和方法研究。

第一届世界公民大会得以召开,走过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道路。早在1986年,八位法国社会学家和科学家聚在一起,希望以集体智慧的形式对重大的技术危险进行思考,并寻求对挑战的回应。这就诞生了有名的“威泽雷小组”。马耶人类进步基金会给予了经费组织等各方面的支持。当时的研究主题有四个:高层大气压演化;民用核工业的危险;生物技术;技术演进中监控机制的阙如。第二年,第一份小组文件产生,即所谓的“威泽雷呼吁书”,它强调:面对重大不平衡的危险,一场全面的变革势在必行。这一变革不仅是技术和经济方面的,而且涉及到价值、权利、政治、教育等各个方面——我们社会的传统管理、调整方式已经不能完成对变革的实施。

此后,“威泽雷小组”经过了无数次的努力,在全球各地展开了广泛的接触与对话,先后召开了七次大陆级会议,最后一次是在中国的经济特区蛇口召开的,由北京的燕京小组和改革老人袁庚合作发起、组织。这些行动的结果,就是1993年在巴黎附近的一座城堡中召开的六十人综合会议,讨论各区域的主要困难、价值取向以及当务之急,并论证可能的联合行动。会议产生了《协力尽责联盟纲领》。1996年,六十多个工作小组建立起来,并在巴塞罗那召开

了第一届联盟成员大会。至此,“威泽雷小组”的使命完成了,取代它的,是新的联盟。

作为法文本的联盟纲领,固然有一些概念使用中的缺欠和文化多元性的不足,但它对当今世界存在的问题的深刻把握,它所准确捕捉的人们共同感受到的无力感,以及它的激情和清新的精神面貌,都令人十分振奋和感动。联盟的存在,它的全部行动,的确是由公民的理性和浪漫、由一种深长的感悟和责任作为支撑的。后来,在联盟纲领的基础上起草的一个新的文件,即《地球宪章》讨论稿诞生了,该宪章将同现有的两个国际行为文本《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宪章》一起,有可能成为当今世界共同体管理的三大支柱之一。它的最终形成,将为未来世界社会提供一个伦理准则。

在讨论中,各国代表趋向一致的看法是,当今的世界确乎是由一些最基本的矛盾构成的,比如:人类迅速增长的科技能力与伦理水准的急剧下降;强烈的商业欲望与可持续发展;个体的创造自由与人类生存原则……所以,大会上需要通过的宪章草案最初命名为《人类伦理宪章》;后来,仅因为“伦理”作为一个概念需要太多的解释和界定,才更名为《人类责任宪章》。

在八天的会议中,有那么多的争执和讨论,那么多的慨叹和感动。看到一个个年迈的欧洲妇人,一个个来自第三世界的民间活动家、艺术家、官员、将军、农民、律师,他们为一个观念和见解的永不气馁的争辩和强调,你就会觉得每个与会者都或多或少肩负了世界的明天。这种不可承受之重令人松懈不得,游戏不得。果然,会议期间,每个人都陷入了一种伟大的精神,都在展开自己的忧思。

也许是与会者的思索太沉重太剧烈了吧,会议组织人员特意在间隙里安排了许多有趣的活动:几乎每个夜晚都有简朴的冷餐会、酒会;主会场外的大厅里,从未间断过歌手的演唱;而且大厅的背景由别开生面的劳作组成:一群非洲或南亚艺人在忙着手工编织,整个会议期间他们都在认真工作。这是一种有关会场布置的奇思妙想,大约属于现代主义;但更是关于整个会议主题的切近关照:民间性。

特别令我难忘的是会议结束前两天晚上的酒会：一边的舞台上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一边是一群孩子在作画。酒会过半，孩子们突然涌了过来，原来他们要把自己的作品赠送给来自各地的世界公民。当人们分别收下他们的作品时，一副副小脸上那种羞赧而又幸福的神情啊，让人过目不忘。

别了，里尔，《国际歌》奏响之地。

这儿再次让人感受到人类庄严和伟大的一面，并领会了商业狂潮也无法淹没的理性，以及作为人的那种纯洁。